卷四　起漢昭帝始元元年
卷五　至漢明帝永平十八年

通鑑擥要

通鑑擥要卷四 正編

雲間張景星二銘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同學王延年介眉參閱

孝昭皇帝

諱弗陵，武帝少子，母曰趙倢伃，在位十三年

乙未 始元元年，秋七月，以雋不疑為京兆尹。

不疑錄囚還，其母輒問活幾何人。或無所出，母怒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九月車騎將軍秺侯金日磾卒謚曰敬

己亥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以下雜識視雋不疑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出奔輒距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帝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義者繇是不疑名重朝廷○太子據衛皇后所生故名衛太子

庚子 六年春蘇武還自匈奴以爲典屬國

武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謂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効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至是單于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敎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陵賀曰

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泣下數行與武訣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辛丑元鳳元年秋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

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爲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公主以是怨光時旦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旦上書言光罪時帝年十四覺其詐後有譖

光者，帝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桀、安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杜延年以聞，詔捕桀、安、弘羊等誅之。燕王、蓋主皆自殺。○長公主，帝姊鄂邑，所食邑也。爲蓋侯所尚，故云蓋主。

癸卯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

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巳立。符節令

眭弘上書言必有匹庶為天子當求賢
人禪位坐設妖言惑衆伏誅○僵斷枯
臥地病已
宣帝名

甲辰 四年夏五月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樓蘭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
言狀遣傅介子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
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使壯士刺殺
之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
封介子為義陽侯○屠
音除樓蘭西域國名

丁未 元平元年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

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六月入即位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

賀武帝孫昌邑哀王髆之子淫戲無度光憂懣田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亦漢之伊尹也光與羣臣見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太后名王脫其璽組送至昌邑邸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

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坐收繫郡邸獄丙吉受詔治獄重哀皇曾孫無辜擇女徒令乳養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詔繫獄者無輕重皆殺之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既壯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霍光等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年十八通經術有美材願將軍定大策光遂奏太后迎即位侍御史嚴延年劾光擅廢立奏雖寢朝

廷肅然敬憚之。太子妃有三等曰妃曰良娣曰孺子史皇孫以外家姓稱之也暴室曬暴之室職務既多因以置獄其屬官有嗇夫一人以閹宦為之

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光女帝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為皇后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知指知求故劍意刑人天刑之人也

中宗孝宣皇帝 初名病已更名詢武帝曾孫母曰王夫人在位二十

五
年

戊申 本始元年春大將軍霍光請歸政不受

光稽首歸政帝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

夏四月名黃霸爲廷尉正

時俗吏皆尚嚴酷霸獨用寬和名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己酉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

昭帝之喪大司農僦民車延年詐增僦直盜取錢三千萬爲怨家所告御史大

夫田廣明謂村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光曰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嘗明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僦賃也子賓延年字悸心驚動也

夏尊孝武皇帝廟爲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

詔議孝武廟樂夏侯勝曰武帝竭民財力奢泰無度不宜爲立廟樂丞相御史

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及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

顯欲貴其少女成君會許后當娠病顯使女醫淳于衍投毒藥后崩有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具語光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署衍勿論光命勿

論淳于衍恐
辭及其妻也

夏六月以趙廣漢爲京兆尹

初廣漢爲潁川太守爲缿筩受吏民投
書使相告訐於是姦黨散落入爲京兆
尹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
姦皆知之其發奸擿伏如神○缿音項
瓶也爲小孔可入不可出筩斷竹也或
缿或筩皆可受書鉤距如釣鉤之有距
吞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
中而不能出以鉤索其隱情也

辛亥 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爲皇后

夏四月以夏侯勝爲諫大夫黃霸爲揚州刺史

帝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帝爲君誤相字於前帝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帝語帝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相去聲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

壬子地節元年冬十二月以于定國爲廷尉

定國爲廷尉決獄平法罪疑從輕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

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初定國父于公爲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養姑不嫁姑謂隣曰婦事我勤苦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母婦不能辯誣伏于公爭之不得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因公言致祭立雨公治門閭謂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後定國果由廷尉爲丞相

癸丑 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爲右將軍大司馬

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

光病車駕自臨問爲之涕泣即日拜
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諡曰宣成

夏四月以霍山爲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

帝思報大將軍德封光兄孫山爲樂平侯相言春秋譏世卿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任兵官宜損其權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其副封先白尚書然後奏聞相請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帝厲精爲治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

其惟良二千石乎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久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用之漢世良吏於斯爲盛○世卿父死子繼恐秉政久必奪君之威權

甲寅 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

成僞增戶口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

冬十二月置廷尉平

時禁罔寖密律令煩苛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

是也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帝善其言詔置廷尉平每季秋後請讞帝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鄭昌上疏言置廷平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平音病平其不平也讞議罪

乙卯 四年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

帝初立謁見太廟霍光驂乘帝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帝

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九月以龔遂爲水衡都尉

先是渤海歲饑盜賊並起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陛下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帝許之乘傳至渤海界檄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教令即解散棄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遂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

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

丙辰元康元年夏五月殺京兆尹趙廣漢

廣漢見事風生無所回避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下廷尉治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願代之死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見事風生言其疾速不可當也

以蕭望之爲平原太守復徵入守少府

時選博士諫大夫補郡國守相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國無達士則不聞善朝無爭臣則不知過乃徵

望之入
少府
以尹翁歸爲右扶風
翁歸公廉明察爲東海太守郡中吏民
賢不肖各有記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
吏民皆服入爲扶風選用廉平以爲右
職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
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
地道尊右故高職曰右職
莎車叛衛侯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
以奉世爲光祿大夫

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使西域會莎車王弟呼屠徵殺其王自立畔漢奉世遂以節發諸國兵擊之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更立他昆弟子爲王帝議封奉世蕭望之以爲奉世矯制發兵要功生事漸不可長乃以爲光祿大夫

丁巳二年夏五月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

匈奴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爲匈奴所圍帝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

於巳不得巳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聞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帝詔吉還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相與丙吉同心輔政帝皆重之

以蕭望之爲左馮翊

帝以望之經明持重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

爲左遷卽移病帝使侍中金安世諭意日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起視事○貶秩爲左遷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也取輔車相依之義

戊午 三年春三月封丙吉等爲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

吉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會宮婢自陳有阿保之功辭引吉知狀帝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爲弟安世稱皇曾

孫之材美及帝即位而賀已死詔封賀子彭祖及吉等皆爲列侯故人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絶弗與通○阿依保護也

夏六月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即日俱上疏乞骸骨帝皆許之加賜黃金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道路

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爲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敎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

以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

霸守潁川力行敎化務在成就全安長吏日數易長吏送故迎新公私費耗皆出於民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

兆尹尊坐法貶秩
復歸潁川為太守

己未 四年春正月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卒 謚曰敬

庚申 神爵元年春三月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帝頗修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吉上疏曰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述舊禮明王制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帝以其言為迂闊吉遂謝病

歸。任子以父兄爲官而任用其子弟也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

先零羌楊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秋七月叛羌多降

玉等叛攻城邑殺長吏時充國年七十餘帝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帝問虜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踰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以威信招降罕开罷兵屯田以待其敝未幾羌虜降振旅而還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踰同遙罕俗作罕开音牽皆西羌種

以張敞爲京兆尹

長安多盜帝以敞爲京兆尹敞求得偷盜酋長數人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窮治行犯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見惡輒取然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西羌兵起敞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等議以貧富異刑而法不一遂不施敞議

辛酉 二年秋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剄北

闕下

時方用刑法信任中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帝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宦官宮刑之餘息故曰刑餘

壬戌 三年夏四月以丙吉爲丞相

丞相魏相卒吉代之吉嘗出逢羣鬬者死傷橫道不問逢牛喘吐舌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吉曰民鬬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

方春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和陰陽職所當憂乃服吉知大體

秋八月以韓延壽爲左馮翊

延壽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因閉閤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不敢復爭後以在東郡時車服侍衛奢僭逾等事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癸亥四年冬十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

延年冬月論囚流血數里號曰屠伯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大驚因數責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遂去歸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屠伯見伯長也

丙寅 五鳳三年春二月以黃霸爲丞相

丙吉卒霸代之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

丁卯 四年春罷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

平倉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其價而糴穀貴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

民便之

夏四月殺故平通侯楊惲

初惲爲光祿勳輕財好義殿中稱其公平然伐其行能又好發人陰私由是多怨太僕戴長樂告惲怨望免爲庶人惲既失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安定太守孫會宗以書戒之惲報書曰過大行虧當爲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

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會有日食之變或告惲驕奢所致案得所予會宗書帝惡而斬之○烏烏秦聲山陽曰南君象蕪穢喻朝廷荒亂種一頃豆喻百官萁其豆莖喻已故棄

戊辰甘露元年春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爲冀州刺史

公卿奏敞爲楊惲黨友帝寢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

免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即收舜繫獄竟致其死後敞爲舜家所告免爲庶人數月京師枹鼓數起帝召敞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迹

○絮舜姓名枹音桴擊鼓杖擊鼓所以警衆

以韋玄成爲淮陽中尉

太子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敎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

憲王欽憲王明察好法帝有意欲用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不忍也至是拜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風憲王○風讀曰諷

庚午 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

先是匈奴亂五單于爭立相攻擊互有勝敗而部落多降呼韓邪單于稽侯狦其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未幾郅支單于攻呼韓邪單于用左伊秩訾王計款五原塞願朝詔議其儀丞相御史曰王制先諸夏而後夷狄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爲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

詔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
贊謁稱臣而不名自是烏孫以西諸國
近匈奴者咸尊
漢矣○欵叩也

畫功臣於麒麟閣

帝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
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
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
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
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
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丞相霸卒以于定國爲丞相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帝親稱制臨決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
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梁丘複姓名賀
受易於京房夏侯亦複姓大夏侯名勝
受尚書於族父始昌小夏侯名建受尚
書於勝穀梁複姓名淑一名赤受
春秋於子夏博士秦官掌通古今

壬申 黃龍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太子奭即位

高宗孝元皇帝 名奭宣帝太子母曰共
哀許皇后在位十六年

癸酉 初元元年秋九月以貢禹為諫大夫罷

宮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

禹言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帝善其言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太僕飼馬之穀水衡飼獸之肉竝減汰之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

甲戌二年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

弘恭與顯久典樞機望之以為中書政本用宦者違古不近刑人之義欲白更

罷士人恭顯譖望之怨望請逮捕帝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欵曰吾嘗備位將相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帝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爲中書令○弘顯二人皆宦官禮刑人不在君側

乙亥 三年春罷珠厓郡

珠厓郡率數年一反帝欲大發兵擊之待詔賈捐之曰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不欲與聲教者不彊治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願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從之

戊寅 **永光元年秋上酎祭宗廟**

帝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帝不說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酎醇酒也漢制正月旦作

酒八月乃熟名
日酎以獻宗廟

己卯 二年夏六月以匡衡爲光祿大夫

帝問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尚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陛下祇畏天戒宜省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帝說遷衡爲光祿大夫

甲申 建昭二年冬十一月殺魏郡太守京房

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房奏考功課吏法羣臣皆以房言煩碎不可許帝意鄉之時石顯顓權房嘗晏見問帝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帝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帝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帝曰幸其瘉於彼房曰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帝問爲誰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顯帝曰已諭顯因疾房月餘出房非謗天子下

獄棄市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瘉同愈勝也若若長貌

乙酉三年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

戊子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呼韓邪聞郅支旣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

三月以召信臣爲少府

信臣先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號曰召父

夏封甘延壽爲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

延壽湯共誅郅支單于旣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重違衡顯之議

久之不決宗正劉向上疏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小瑕李廣利捐五萬之師僅獲駿馬三十匹孝武封之今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宜尊寵爵位以勸有功乃封延壽及湯

五月帝崩六月太子驁卽位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孝成皇帝 諱驁元帝太子母曰王皇后在位二十六年

己丑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郡

道死

封舅王崇爲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

夏四月黃霧四塞

博問公卿大夫諫大夫楊興等對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不許

庚寅二年春三月立皇后許氏

后車騎將軍嘉女帝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不問華色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後徠異態支庶間適令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宜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爲寒心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壬辰 四年夏四月雨雪召直言極諫之士詔

白虎殿對策

時帝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陰欲自託乃曰方今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竊恐陛下歸咎無辜倚異政事重失天心也杜欽亦倣此意帝皆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為光祿大夫○申伯周宣王之元舅重合侯馬通馬何羅之弟武帝時謀反上官桀封安陽侯霍光封博陸侯依物曰倚異災異也

甲午 河平二年夏悉封諸舅為列侯

譚商立根逢時五人同
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乙未　三年秋八月求遺書

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
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乃因尚書洪
範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
推迹行事著其占驗凡十一篇號曰洪
範五行傳論奏之帝心知向精忠故爲
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丁酉　陽朔元年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

章素剛直敢言雖爲王鳳所舉不親附
鳳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

之過宜選忠良代之帝感寤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章薦琅琊太守馮野王帝欲以野王代鳳鳳聞之憂懼杜欽勸鳳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太后聞之垂涕不食帝乃優詔報鳳彊起之於是鳳起視事帝使尚書劾章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死獄中野王亦以病免

戊戌二年夏四月以王音為御史大夫

時王氏愈盛郡國府相刺史皆出其門劉向上封事極諫曰王氏與劉氏勢不

竝立陛下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宜援近宗室黜遠外戚書奏帝名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音太后從弟且休且令出外休息

己亥三年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庚子四年夏四月以王駿爲京兆尹

先是京兆尹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癸卯鴻嘉三年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

初后與班倢伃皆有寵帝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帝善其言而止後帝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醲粹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爲倢伃貴傾後宮譖告后倢伃祝詛主上后廢考問倢伃對曰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帝善其對赦之倢伃恐

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帝許焉○披香殿名滅火漢以火德王故云

乙巳永始元年夏四月下諫大夫劉輔獄論爲鬼薪

帝欲立趙倢伃爲皇后輔上言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里諺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書奏詔繫掖庭秘獄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之乃徙繫共工獄減死一等論爲鬼薪○掖廷在宮內其獄深秘故曰秘獄共工少府屬官亦有詔獄論音倫議決也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三歲刑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時五侯子乘時侈靡莽折節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王鳳病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封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

六月立倢伃趙氏為皇后

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劉向以為王教自近始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為亂

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帝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孽支庶嬖便嬖

丙午 二年春三月侍中張放以罪左遷北地都尉

帝嘗與放等宴樂禁中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帝顧指畫而問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帝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左遷放爲北地都尉

丁未三年冬十一月故南昌尉梅福上書不報

福言方今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帝不納

戊申四年秋七月以何武爲京兆尹

武爲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己酉元延元年冬十二月故槐里令朱雲言

專得罷旣而釋之

特進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帝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上書言災異多譏切王氏專政所致帝至禹第以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爲王氏所怨謂帝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悞人宜無信用帝因此不疑王氏雲上書求見曰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帝問誰對曰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

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
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
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
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
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
爭。帝意解乃已及後當治檻帝曰勿易
因而輯之。
以旌直臣

壬子 四年春正月大司農谷永免

王根薦永徵為大司農。永前後所上四
十餘事。專攻帝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
氏帝亦知之。
不甚親信也

癸丑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

初中山王興與定陶王來朝帝令定陶王誦詩通習能說令中山王誦尚書不能帝賢定陶王定陶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王根三人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計皆勸帝以爲嗣孔光獨以爲立嗣以親兄終弟及中山王帝親弟宜爲嗣帝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

○傅太后定陶王祖母昭儀趙皇后女弟

冬十一月以王莽爲大司馬

王根薦莽自代時年二十八莽聘諸賢良以爲掾史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詔立辟雍未作而罷

犍爲郡於水濵得古磬一十六枚劉向因是說帝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帝下公卿議請立辟雍未作而罷向嘗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其言痛

切發於至誠帝數欲用向爲九卿爲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而卒

甲寅 二年春三月帝崩夏四月太子欣即位

孝哀皇帝 諱欣定陶王康子元帝庶孫母曰丁姬在位六年

乙卯 建平元年冬十月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參皆自殺

初帝祖母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爲倢伃嘗從幸虎圈熊逸出攀檻傳倢

仔等皆驚走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元帝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歎倍敬重焉傅倢伃慙繇是有隙至是誣馮太后祝詛謀殺帝立中山王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責問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自殺弟參

名詣廷尉亦自殺

丙辰二年夏策免丞相博山侯孔光爲庶人

以朱博爲丞相

光自議繼嗣持異策免以博爲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

門侍郎楊雄丞相府議曹李尋尋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爲聽失之象帝不聽博未幾有罪自殺○洪範傳曰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

戊午 四年春二月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

董賢爲人美麗自喜帝說其儀貌爲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貴震朝廷常與帝臥起嘗晝寢偏藉帝褏帝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斷褏而起詔爲賢起大第北

闕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
崇諫帝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尚
書令趙昌佞讇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
奸帝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
主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
覆帝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籍謂身
臥其上也褏同袖讇古諂字

秋八月諫大夫鮑宣上書

曰竊臣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通古
今憂國如饑渴者敦外親小僮幸臣董
賢等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
安海內甚難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宜

罷退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彭宣龔勝可大委任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敦厚待之也令休令共休閒而就師傅

己未元壽元年春正月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時傅太后崩帝託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宜慎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

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四方同怨臣常爲之寒心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哉書奏帝怒孔光等劾嘉罔上不道請名詔廷尉嘉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

死無所恨遂不食死

秋七月下司隸鮑宣獄髡鉗之

丞相孔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沒入其車馬摧辱

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距閉使者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餘人守闕上書帝竟抵宣罪○行巡視也帝王所葬曰山陵墓栽植草木處爲園

冬十二月以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

帝故令賢私過孔光光知帝欲尊寵賢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帝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後置酒麒麟殿帝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時王氏衰廢惟平阿侯譚子閎爲中常侍進曰

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陛下承宗廟
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帝默然

庚申 二年六月帝崩。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

太皇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
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
焉。莽以太后詔收賢印綬。罷歸第。即日
與妻皆自殺。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
診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萬
萬。○屬字。承上三者。一發兵符節。一百
官奏事。一中黃門。期門。期門
郎也。掌執兵送從。武帝初置

太皇太后以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時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

孝平皇帝諱箕子更名衎元帝庶孫中山王興子母曰衛姬在位五年

辛酉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二月以王莽為太傅號安漢公

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羣臣盛陳莽功德賜號曰安漢公

壬戌二年春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孔光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謙遂罷之○上疑辭

大夫龔勝邴漢罷歸

勝漢以莽專政皆乞骸骨梅福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

癸亥三年夏安漢公莽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

數百人

莽殺漢忠直臣不附莽者數百人北海逢萌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甲子 四年春二月加安漢公莽號宰衡

周公爲周太宰伊尹爲商阿衡采此號以尊之

乙丑 五年夏五月加安漢公莽九錫

九錫者一輿馬謂大輅戎輅各一玄馬二也二衣服謂玄袞也三樂器謂軒懸

之樂也。四朱戶。謂所居之室。朱其戶也。五納陛。謂從中階而升也。六虎賁。謂勇士三百人也。七弓矢。謂彤弦之弓矢也。八鈇鉞。謂大柯斧。賜之專殺也。九秬鬯。謂秬鬯之酒。賜以祭祀也。

冬十二月。莽弒帝。

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敕諸公勿敢言。帝崩。

○泰畤。祭天壇。

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立孫。又詔安漢公莽

居攝踐祚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選宣帝玄孫中最幼者立之初孟通浚井得白石上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莽使羣公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王舜曰事已如此無可奈何莽非敢有他志但欲稱攝以重其權耳太后力不能制聽許之

孺子嬰

宣帝玄孫廣戚侯勳孫年二歲在位三年

丙寅居攝元年夏四月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初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

五月太皇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丁卯二年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爲天子三輔豪桀起兵應之莽遣

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走

翟義丞相方進之子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乃使將軍孫建等擊義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以當返位孺子之意諸將與義會戰義敗死竟不得信。信東平煬王子

戊辰 初始元年冬十二月莽自稱新皇帝

時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莽請之太后不肯莽使王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我漢家老寡婦死欲以此璽俱葬不相授也舜謂太后曰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

寧能終不與邪太后恐莽脇之乃出璽投地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

己巳 新莽始建國元年 **春正月莽廢孺子爲定安公**

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

夏四月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快膠東恭王子

莽禁不得買賣田及奴婢

莽復井田法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

庚午 二年 冬十二月莽改匈奴單于爲降奴服于

莽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招誘呼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入雲中塞大殺吏民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同時竝出嚴尤諫曰匈奴爲害久矣周秦漢征之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

玁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中國疲敝匈奴亦創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王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延袤萬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北邊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臣伏憂之莽不聽

辛未三年**莽迎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

莽遣使迎勝勝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誼豈以一身事二姓遂不

飲食死迎薛方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繇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彊致郭欽蔣詡亦以廉直爲名莽居攝皆以病免官卒於家陳咸以律令爲尚書見何武鮑宣死卽去職莽召之不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祖道祭臘歲終大祭漢以午祖以戌臘

丁丑天鳳四年**秋臨淮瑯琊及荆州綠林兵起**

莽法令煩苛徭役煩劇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洲瑯琊呂母聚黨數千人

入海中爲盜新市人王匡王鳳南陽馬武頴川王常成丹等共聚綠林中爲盜後分散匡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武等西入南郡號下江兵○臨淮今盱眙縣長洲本屬蘇州府新市在德安府綠林山在荊州府

戊寅五年**春莽大夫揚雄死**

成帝之世雄以奏賦爲郎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法言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及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來收之雄從閣上自投下幾

死莽勿問雄盛誦莽功德可比伊周又作劇秦美新文頌莽君子病焉○雄以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劇甚也秦爲無道之甚而美新莽之德也

瑯琊樊崇兵起

崇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

壬午地皇三年**秋七月荆州平林兵起**

平林人陳牧廖湛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新市王匡等○平林漢縣名屬

隨州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春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

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縯自發春陵子弟子弟恐懼皆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縯使族人招說新市平林兵皆附之○縯秀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春陵城名在襄陽府隆高也準謂鼻頭日角謂庭中骨起狀如日

淮陽王諱玄景帝子長沙王之後在位二年降於赤眉被殺光武即位封淮陽王

癸未漢帝玄更始元年春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爲皇帝

漢兵圍宛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憚縯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以縯爲司徒秀爲太常偏將軍縯是豪傑失望及宛降更始入

都之○宛
今南陽府

三月劉秀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

莽遣王邑王尋發兵平定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號百餘萬諸將見兵盛皆走入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出城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尋邑遣兵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秀乃與敢死三千人從城西衝其中堅殺尋莽兵大潰於是豪傑

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莽聞漢兵言莽鴆殺平帝乃會公卿開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示羣臣○堅巾車也

夏六月玄殺大司徒縯以劉秀爲破虜大將軍

初李軼與縯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縯步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收稷將誅之縯固爭軼與朱鮪勸更始并殺縯秀自父城馳詣宛謝唯

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
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
以是慙拜秀為破虜
大將軍○伯升縯字

秋成紀隗囂起兵應漢○公孫述起兵成
都九月衆共誅莽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攻武關析
人鄧曄起兵應漢開武關迎建所過迎
降遂入長安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
掖庭承明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莽旋
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
如予何羣臣扶莽之漸臺衆兵上臺爭

斬之傳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漸臺臺在池中

冬十月玄北都洛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修宮府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繇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遂北都洛○冠弁冕之總名幘巾也古者有冠無幘幘者卑賤執事所服其後貴賤皆服

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

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除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南陽鄧禹杖策追秀進說曰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材

○杖持也

策馬箠也

十二月王郎稱帝於邯鄲

王莽時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至是邯鄲卜者王郎詐稱眞子輿百姓

多信之立爲天子州郡響應○王郎姓名一名昌

甲申二年春二月玄遷都長安

更始至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俯首刮席不敢視○刮摩也言羞怍而俯首至於席上

以趙萌爲右大司馬

更始納萌女爲夫人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萌專權自恣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語日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

頭關內侯蘇是關中離心○竈下養主烹炊者

大司馬秀以耿弇爲長史

耿況遣其子弇詣長安聞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令功曹王霸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慙懅而反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因以名縣邪揄音耶瑜舉手相笑

也路窮如入囊中

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走信都和戎發兵擊邯鄲

秀至薊會薊中反應王郎秀趨駕而出至蕪蔞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晨夜兼行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滹沱河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王霸恐驚衆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水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馳赴信都是時郡國皆

降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從光聞秀至大喜彤亦來會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響應○澌流冰也

大司馬秀拔廣阿

秀引兵拔廣阿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

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大司馬

秀於廣阿。夏四月。進拔邯鄲。斬王郎

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馮異爲人謙退不伐。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更部分諸將。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

更立大司馬秀爲蕭王

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令罷兵。耿弇進曰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

秋蕭王擊銅馬諸賊悉收其衆南徇河內降之

蕭王擊破銅馬諸賊降者猶不自安王敕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故關西號王銅馬帝

冬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寇恂守河內馮異拒洛陽自引兵徇燕趙

蕭王將北徇燕趙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

衆之才乃拜恂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恂調餱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絶

通鑑擘要卷四

通鑑擥要卷五 正編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同學李宗仁養恬參閱

東漢紀

姓劉氏，都洛陽，亦以火德王，凡十二君，得年一百九十六

○洛陽，今隸河南

世祖光武皇帝

諱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在位三十三年

乙酉 建武元年夏六月蕭王即皇帝位

諸將請上尊號不聽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不正號位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王曰吾將思之會儒生彊華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王乃即皇帝位於鄗

○讖記之書曰符赤伏符名漢德尚火赤火色伏藏也龍鬬野謂羣雄角也自高祖至光武合二百二十八年故云四七之際火爲主者以火德爲主也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赤眉以無稱號名為羣賊不可以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為上將軍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赭汗面赤而流汗惶懼之意

秋九月赤眉入長安玄奔高陵

封玄為淮陽王 尋降赤眉被殺

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茂.宛人.爲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數年.教化大行.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遷京都丞.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帝即位.先訪求茂.詔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

鄧禹引軍屯栒邑

禹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禹輒停車持節以勞來之於是名震關西諸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赤眉新拔長安鋒銳未可當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於是引軍北屯栒邑所到皆開

門歸附

十二月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

更始敗囂據天水復聚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多歸之馬援少時

家貧欲就邊郡用牧兄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嘗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良工制器必俟其成而精巧具然後示人不先以朴質示之喻材成而後用於世也

竇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

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

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絶河津足以自守乃因趙萌求往更始以爲張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得其歡心與太守都尉梁統等五人厚善及更始敗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河西民俗質樸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

五郡張掖酒泉燉煌金城武威

丙戌 二年春正月鄧禹入長安

赤眉大掠長安城中糧盡乃收珍寶燒宮室轉掠而西遂入安定北地禹入長安謁高廟收祔主送洛陽行園陵置吏士奉守

以宋弘爲大司空

弘薦桓譚爲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伺譚出讓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湖陽公主帝姊鄧晨之妻晨初喪故曰

新寡糟糠之妻共貧賤者也不下堂不忍出之使下堂

秋賈復擊名陵新息皆平之

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過潁川謂左右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

之於是竝坐極歡遂
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冬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

赤眉發掘諸陵復入長安禹擊之反爲
所敗帝遣異代之敕曰三輔遭王莽更
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
無所依訴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
定安集之耳詔禹曰慎勿與窮寇爭鋒
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饑以逸
待勞無得復妄進兵○元元者善人也元
元者非一人也塗炭陷於塗墊於炭也

丁亥三年春正月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賊

衆東走帝勅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綬

鄧禹慙受任無功要異共攻赤眉異曰赤眉衆多難卒破也禹不聽復戰軍潰異收散卒堅守與赤眉約期共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道側縱兵大戰日昃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遣劉恭乞降曰盆子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乃降上所得傳國璽綬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乎盆子丞相徐宣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懽誠喜無

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東隅日出處西日垂影在樹端曰桑榆失東隅收桑榆言朝失暮收也錚谷聲錚錚謂鐵之微有剛利者佼好也佼佼言凡傭之人稍爲勝者

二月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

先是梁王永稱帝於睢陽帝遣蓋延擊破之永走湖陵帝遣伏隆持節使青徐羣盜張步等步等聞永破皆請降乃使隆即拜步爲東海太守永聞亦遣使立步爲齊王又立憲爲海西王步欲留隆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

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雖在困厄授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帝得奏名其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永梁王立之子

三月涿郡太守張豐反彭寵自稱燕王

帝討王郎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自負其功帝接之不能滿其意寵懷不平幽州牧朱浮與書曰遼東有豕生子白頭將獻之道過羣豕皆白以子之功論於朝廷猶遼東豕也至是豐與寵連兵反帝遣耿弇祭遵等討豐斬之寵爲

蒼頭子密所殺帝封子密爲不義侯○
漢名奴爲蒼頭身服純黑以別良人也

戊子

四年秋九月以侯霸爲尚書令

王莽末天下亂霸爲臨淮大尹獨能保全其郡徵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冬十月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

囂使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閈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曰天下雌雄未

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援到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援歸謂囂曰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

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嚚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脩飾邊幅如布帛之修整邊幅也袒脫巾也幘露髮也無可無不可狀其適而不泥

己丑 五年春二月蘇茂救垂惠馬武王霸擊之劉紆奔佼彊

先是劉永將慶吾斬永以降永將茂周建共立永子紆帝遣武霸圍紆於垂惠武爲茂建所敗奔霸營求救霸閉營堅壁茂建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乃出精

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歸
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
士。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
動。謂軍吏曰。茂衆遠來。糧食不足。今閉
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建引
還。道死。茂奔下邳。紆奔佼彊。未幾。彊衆
敗降。梁人斬紆
○佼彊人姓名

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
之

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嘗稱可以託孤
寄命。使與延共擊憲。萌與憲連和。自號

東平王蒼怒自將討之與諸將書曰吾嘗以萌爲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後吳漢等平之

夏四月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爲涼州牧

初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横之事復起於今乎彪乃著王命論以風之略曰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況么麽不及數子者乎囂不聽彪遂避

地河西融以爲從事彪爲融畫策使專意事漢囂使辯士張玄說融合從融不聽遣長史奉書詣洛陽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議者必有任囂趙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爲涼州牧書至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冬十月耿弇援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

十二月隗囂遣子入侍
帝遣來歙說囂遣子恂入侍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阸欲專制方面

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爲諫議大夫
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黨等私竊虛名誇上求高大不

敕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賜帛罷之帝少與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逼乎帝曰子陵吾竟不能下汝耶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富春山子員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

入官舍後以病歸復徵至滎陽過其友
人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
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慙
後徵不應○物色畫象其人物顏色訪
求之咄咄
咨語也

庚寅 六年春正月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
江淮山東悉平

馮異入朝

異治關中人言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
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

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入朝。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與在巾車鄉。爲漢兵所獲。帝釋而用之

夏五月隗囂反

遣使稱臣於公孫述。述以囂爲朔寧王

辛卯 七年春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大中大夫鄭興曰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帝常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耶興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先時而合謂不俟朔日而會合也書洪範高明柔克高明者高

亢明爽過乎中者也宜以柔治剛

冬以杜詩爲南陽太守

詩政治淸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召信臣元帝時人

壬辰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歙伐隗囂取略陽斬其守將夏閏四月帝自將征囂竇融等率五郡兵以從囂衆皆降

歙襲取略陽據之帝以囂亡要城必悉精銳來攻欲自征囂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召問馬援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融率五郡兵以從囂衆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

潁川盜起秋九月帝還宮六日自將討之

潁川盜賊羣起京師騷動帝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八月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

駕還宮謂寇恂曰潁川獨卿能平之耳
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
閒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
執銳前驅帝遂南征潁川盜賊悉降恂
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
寇君一年乃留恂鎮撫吏人受納餘降
○兩城謂西城上邽恂前
爲潁川太守故曰復借

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

校尉溫序爲囂將苟宇所獲欲降之序
叱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
人宇衆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
可賜以劍序受劍啣鬚於口顧左右曰

既爲賊所殺妣令髮污血遂伏劍而死

癸巳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卒於軍詔馮異領其營

遵爲人廉約賞賜盡與士卒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悼之甚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雅歌投壺歌詩雅投壺爲樂也

隗囂死諸將立其子純

秋八月封陰就爲宣恩侯

封陰貴人弟就爲宣恩侯復名就兄侍中興欲封之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誇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

甲午 十年夏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卒於軍

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隗純降隴右悉平

乙未 十一年夏六月公孫述使盜殺監護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之

隗純將王元奔蜀述以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歙等進攻元安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死詔以成代之趙王良從帝送歙喪還入夏城門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候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

良貴戚尊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嘗曰貴戚且歛手。以避二鮑

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大將軍舞陰侯岑彭

以郭伋爲并州牧

伋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任延拜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

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良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丙申十二年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

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間八戰八克述被刺洞胷而死岑以成都降初述徵廣漢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使尹融刼以毒酒業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

遂飲毒而死。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嘉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皓、嘉皆自殺。犍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既平蜀，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表業之閭，徵貽、永、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於是西上皆悅。

○洞，穿也。青盲，目疾。中牢，羊豕也。

丁酉　十三年春正月，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

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值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帝嘗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帝乃回從中東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疋貶中東門候爲參封尉○鼓車載鼓之車門候司啓閉出入之官

夏四月吳漢軍還大饗將士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帝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皆以列侯就第。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竝不用。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宥其小失，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已亥紀 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歆歸田里。歆自殺。

韓歆好直言，於帝前諮歲將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

使宣詣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

夏四月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詔下州郡檢覈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繇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帝益奇愛陽○考異曰牘書字也繇因繇也抵言托辭也

冬十一月以張堪爲漁陽太守

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爲政樂不可支

庚子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

辛丑十七年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氏

帝如章陵

帝幸章陵。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款曲。周旋貌

十二月以莎車王賢爲漢大將軍

賢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燉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悉

服屬焉○都總也都尉言總護南北道察西域諸國動靜以聞

以馬援爲伏波將軍討交阯

徵側等寇亂連年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與戰大破之斬徵側徵貳立銅柱爲界

癸卯十九年夏六月廢皇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

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願備藩國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

后之子宜承大統封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

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

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郎訴帝帝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請自殺郎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

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繇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彊項言不低屈也

秋九月帝如南頓賜復二歲

帝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復音福除其租徭也

甲辰 二十年夏五月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卒

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
愚無所知識願陛下愼無赦而已

六月以郭況爲大鴻臚

帝數幸況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
師號況家爲金穴○況郭后之弟

冬十二月遣馬援屯襄國

援自交阯還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
奴烏桓尚擾北邊男兒要當死於邊野
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
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是矣
時匈奴寇天水扶風上黨援自
請擊帝使出屯襄國無功而還

乙巳 二十一年冬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

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加賞賜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尉帝報曰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丙午 二十二年冬以劉昆爲光祿勳

初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爲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

戊申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爲南單于款塞內附

比遣使求內附議者皆以爲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帝用耿國議許之冬十月比自立爲南單于於是分爲南北匈奴後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帝以問臧宫宫

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以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五年春南單于擊北單于破之來請使者監護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置中郎將將兵衛護之

秋七月遣馬援征武陵蠻

武陵蠻寇臨沅遣將討之不克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行軍至臨鄉擊破蠻兵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意不平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公卿以下莫不

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也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

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帝名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松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咽喉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舒與兄弇書曰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松乘驛責問援因代

監軍，會援卒，松因搆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稾葬城西，前雲陽令朱勃上書訟之，帝意稍解，監軍謁者宋均矯制告諭羣蠻降之○矍鑠，輕健貌，稾葬，草葬也

辛亥 二十七年夏五月北匈奴求和親不許

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

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勿受其使臧宫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若遣將臨塞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勞而無功舍遠謀近逸而有終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未幾北匈奴再乞和親許之○

地空盡無物曰赤黃石公秦之隱君子

壬子 二十八年秋八月遣諸王就國

先是諸王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呂种曰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

是有告賓客生亂帝詔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神人也

甲寅 三十年春二月帝東巡

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管仲言古封禪者七十二君

丙辰 建武中元元年春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

帝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乃詔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許之○梁陰梁父山之北也會昌符讖記之書名漢以火德王故曰赤劉光武高帝九世孫泰山爲四嶽所宗故名岱宗

冬十一月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

會議靈臺所處帝謂桓譚曰吾欲以讖決之譚極言讖之非經帝怒曰桓譚非

聖無法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所
處謂所宜之地非經謂不合經典

丁巳 二年春二月帝崩太子莊即位

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
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太子承閒諫曰陛
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
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吾自樂此不
爲疲
也

顯宗孝明皇帝 諱莊光武第四子母
陰皇后在位十八年

戊午 永平元年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

謚曰元

東海王彊卒

己未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冠冕玉佩登靈臺望雲物。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冬十月行養老禮

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禮畢帝自為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帝自為太子受尚書於

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禮。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

庚申三年春二月，立貴人馬氏爲皇后，子炟爲皇太子。

后，援之女也。德冠後宮，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

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文徐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椒房，皇后所居

夏六月大起北宮，既而罷之

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上疏曰：北宮大作，民失農時，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罷之，遂應時澍雨。帝性褊察，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乃赦之○澍雨，時雨也，生萬物

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

荆州刺史郭賀有殊政帝賜以三公之服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襜帷以蔽前後

辛酉　四年冬十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

初帝爲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荆

光武第七子

甲子

七年春二月以宋均爲尚書令

初均爲九江守九江舊多虎暴均下記屬縣曰虎爲民害咎在殘吏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淸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爲害也均欲叩首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會遷司隸校尉後帝聞其言追善之

乙丑 八年冬十月遣使之天竺求佛法

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應報以勸誘愚俗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天竺西域國名僧之精於其道者爲沙門

丙寅 九年夏四月匈奴遣子入學

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

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四姓非列侯故曰小侯

戊辰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來朝

帝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蒼帝同母弟

庚午 十三年冬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廢

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男子燕廣告英等造作圖書有逆謀有司請誅帝以親親不忍廢英徙丹陽涇縣英自殺辭窮治楚獄累年阿附坐死

從者以千數英陰疏天下名士帝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惟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帝乃赦興等禁錮終身○五毒謂四肢及身備受苦楚也

壬申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於下邳三月

至聖詣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癸酉 十六年春二月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班超使西域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疏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遂夜攻虜營順風縱火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燒死鄯善震怖納子爲質復

使超于寘其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復通

秋七月北匈奴寇雲中

廉范爲雲中太守匈奴大入塞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轔音吝車踐也藉慈夜

反。相蹈藉也

甲戌十七年冬十一月遣竇固擊車師降之

復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

以陳睦爲都護。司馬耿恭爲戊校尉屯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巳校尉屯柳中城。○戊巳中央也。鎮覆四方

乙亥十八年春二月北匈奴擊車師後王安得殺之遂攻戊校尉耿恭恭擊却之

北單于遣騎擊車師恭將兵救之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飲恭整衣服向井再拜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爲神遂引去○笮壓笮也

秋八月帝崩太子炟即位

帝遵奉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十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館陶公主光武女陰皇后所生梁松所尚郎位五星在太微中帝坐東北

冬十一月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己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

焉耆龜茲攻沒睦北匈奴圍寵於柳中城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單于大怒益兵圍恭不能下寵上書求救帝乃遣彭將兵

敉之○耆音支龜音丘茲音
慈焉耆龜茲音西域國名

通鑑擥要卷五

LIBRARY
UNIVERSITY OF

通鑑擥要

DS
735
A2Y36
1761
v.3-4